

H U A J I N G

画境

H A N

F E I

韩

非

G O N G B I H U A N I A O H U A T A N W E I

工笔花鸟画探微

韩非 / 著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H U A J I N G

画境

H A N

F E I

韩

非

G O N G B I H U A N I A O H U A T A N W E I

工笔花鸟画探微

韩非 / 著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韩非工笔花鸟画探微 / 韩非著. — 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5.10
（画境）
ISBN 978-7-5398-4923-2

I. ①韩… II. ①韩… III. ①工笔花鸟画—国画技法②工笔花鸟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12.27②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9742号

画境·韩非工笔花鸟画探微

韩非 著

出 版 人：陈龙银 选题策划：毛春林
责任编辑：毛春林 责任校对：司开江
封面设计：吴智萤 版式设计：吴智萤
责任印制：徐海燕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http://www.ahmscbs.com>)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4F
邮编：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604（省内）
0551-63533607（省外）

制 版：半遮堂·南京大韵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制：南京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8 印 张：6

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98-4923-2

定 价：42.00元

媒体支持：《书画世界》 《中国书画》

编辑热线：15255190979 0551-63533612 毛春林
qq: 70431144

电子邮箱：70431144@qq.com

画境系列：

- 《画境·江宏伟工笔花鸟画探微》（第2版）
《画境·喻慧工笔花鸟画探微》
《画境·张见工笔人物画探微》（第2版）
《画境·高茜工笔花鸟画探微》（第2版）
《画境·杨立奇工笔花鸟画探微》（1版2次）
《画境·方政和工笔花鸟画探微》
《画境·乔圆青绿山水画探微》
《画境·沈宁工笔人物画探微》（第2版）
《画境·罗寒蕾工笔人物画探微》（第2版）
《画境·孙震生工笔人物画探微》
《画境·韩非工笔花鸟画探微》
《画境·李君琳工笔花鸟画探微》
《画境·李金国工笔花鸟画探微》
《画境·姚媛工笔花鸟画探微》
《画境·许曼克工笔花鸟画探微》（第2版）
《画境·饶薇工笔蔬果草虫画探微》
《画境·王法工笔花鸟画探微》
《画境·叶芃工笔花鸟画探微》
《画境·雷苗工笔花鸟画探微》
《画境·宋彦军工笔人物画探微》
《画境·王冠军工笔人物画探微》
《画境·徐华翎工笔人物画探微》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法律顾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温故·赋予

——韩非近作一读

方政和

宣纸是柔性的，这意味着它有颗植物般柔软的心，净白的纸面可任由我们点滴滴的思绪成形立状。石则是刚性的，坚硬背后支撑的是不能轻易改变的稳定和一贯。韩非近期的画面总会为我们展开这种繁华的双幕：清水渲染浇灌的植物花卉和时间凿刻刀痕下的石礅佛陀并列出现，他迷恋这种刚柔相济的心绪体验与流露的过程——佛陀的笑靥与柔枝的花卉同时绽放在浑朴坚硬的石头上，柔美的品质因坚硬获得铭记，也因坚定得以不断地延续，这是一种很巧妙、令人会心的平衡方式。显然，韩非已品味到这种刚柔相济的艺术表达的微妙之处了。

与滴水穿石的隐喻一样：千年或曰万年，石头在水的专注之下，穿石而出，终成孔洞，灵性也随之萌生。孔洞内外空气弥漫，环绕圆通，周遭流转。孔洞是一个可供窥见、探看和遐想的空间，也是一个时间存在的空间。石上的孔洞令人神往，刚与柔、贯与通的感悟和浮想往往会在这种时空交织的置换中产生。历代画家多喜赏石、绘石，韩非亦然，他对玲珑的湖石情有独钟，一直在尝试着进行一种别样的角度观看，更早的一批有着传统样式的作品之中这种刚与柔的平衡观照方式也有着娴熟的运用，湖石一直是画面中存在的一个重要元素，难得的是，他从未停止探索——不管石头的形状如何变化，石的本质总被其长久惦记。我的老师江宏伟先生在《闲花野草》中说过：“每一块石头都是亿万年前的。”是的，石头是大地上最古老的物质，无论精巧或是粗粝，在年代的长度和维度上它们是相似的。湖石的美能在众多石块中脱颖而出实是自然造化之功，其灵性与内涵则是人类后天不断赋予的结果。这种赋予的方式也启发了韩非，他开始心慕手追——在古代佚名工匠艺人凿刻雕琢的石头上，在造像、石礅、梁础、柱基的铭刻中，追寻自己的赋予方式，以温故的姿态寻找一种可供慢慢释读的久远，来安顿那交叉的枝条、盈满的花朵。

《香闺冷》是韩非感悟豁然的第一次，他置换湖石成雕满花纹的石礅，以叠加的方式来表述花、鸟、石三个传统的元素，几何形与自然形在画中相互交错，横枝的牡丹与安然的石礅，繁华中静立的鸟有一种让人不由自主安静下来的力量。这之后，他对赋予的这种方式越来越痴迷，醉心营造自己所理解的“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辛德勒名单》中有这样一句话：“拯救了一个人，就拯救了一个世界。”在这里，一朵花就是一个人，韩非以花来观照自己的一个世界，关注内心，审视自己那天生敏感、诗性的古典情怀，“一花”是探看也是怀想。《一花一世界·云卷云舒》中，石里有镜，镜里弱云朵朵，蛱蝶缓缓飞下的是一种无力的恍惚和时光折返的迷惑。《一花一世界·佛影拈花》，梅影依稀，伫立的双佛仪态安然，拈花微笑，光明悉照……这是韩非对传统温故而后赋予的美，观者在心上也能感受到这一片清澈与澄明。

韩非端庄温婉、匀密清绝的画面时时透出一份佛家“拈花之悟”的愉悦，雕刻的石直抵内心，并融合他渴慕的表达。雕刻是缘于对完整的一种破坏，以石头本身的不完整来获得另一种美的完整。韩非眼前这些铺满着无言的花卉、不语的佛祖的纸上铭刻因完整而存在，正为完美而盛开。

韩非评论

沈宁

我似乎是读过《红楼梦》的，却又在恍惚间不敢确定。之所以无法确定，或许是因为在我的记忆深处，从未曾储存过这部书中任何具体的词句与章节，但又似乎能隐约感觉到它在我的周围弥散着无可奈何的冷冷的馨香，仿若一面渐渐锈蚀的铜镜所散发出来最后的清光，或是一盏打翻在雪地中淡淡的胭脂，诸如此般不甚确定的感受，在观看韩非的绘画作品时也同样存在着。

我以为，久居金陵的韩非对江南故园一定是极为熟悉和依恋的。六朝的烟雨早已使得园中金粉褪尽，雕栏犹在，朱颜已改，残梦依稀，有种几近颓靡的氛围一直在他的画面中挥之不去。空气与时间在历史的沉淀中都被高度浓缩起来，浓到花草树木，蜂蝶禽羽都无一例外地悬停凝固在黏稠的梦境之中。每每面对韩非所营造出来的这漂浮的梦境，我只得轻轻地来，轻轻地去，唯恐惊扰了正在画中沉睡的一切。哪怕只要有一丝微弱的声响，都仿佛会将这宁静到脆弱的世界瞬间瓦解并拉回现实之中。

每个人的梦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梦却又似乎大致相同。佛陀说，这个世界只不过是梵天的一场大梦，梦醒后一切都会湮灭无痕，我们只是在梦中做着另一个梦而已。韩非无疑是擅长造梦的，他用自己的作品带着我们一同梦见了红尘中的华美，也带着我们领略了他对生命易逝的叹息与感伤。岁月更迭，草木枯荣，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都在韩非的画面之中一流转和上演，以至于梦醒之时，我们依然会留恋沉浸于其中，却又不管怎样努力，都无法回忆出每个清晰的细节，只得在模糊的轮廓中去继续寻找下一个似曾相识的梦境。

且让这梦境在园中不断地轮回下去……



牡丹 36cm × 33cm 绢本设色 2011年

自拾小令续锦章

——观韩非画作

陆虹

韩非的绘画犹如千年庭院的深处，昨夜刚刚凋零的桂花，暗香斐然，又惹人浮想联翩。总是，绘画的语言能给观者潜在的暗示，即使一点点试图，也能撩拨出一片绘画背后的旖旎。

韩非给了我们一个须弥排侧的情境之态，那似乎是一种处境，一种态度，一种含蓄的试探，这是探向历史深层的一种刻意，一种时间与自我的悠游，这时的韩非不算矫情，他在意的是他本能消解生活的视角，看起来伤感而幽玄，散漫而感性，他理解文化的寓意建构在一个个充满情感与意象的图式上。

审美一向是建立在生动的造型笔墨上的，即使是韩非新工笔的源头——宋代院体画。院体画精微的写实，分毫不差地表现在入画的对象上，虽然写实，但画意并不旧，那写意式的工笔性，深入地渗在古人的笔意中。而今人也延续工笔的画法，但今人的延续自然有这个时代的精神。在韩非的构图、意境中，我们更容易看到一个带有指向性的包容画面，那里有时间、有记忆、有交错、有混融，有着一个现代青年对历史的缅怀与对时空的想象。

更多是因为身处金陵之地，这里本来就是构造无限想象与深具历史渊源的地方。这个时代虽然繁忙，忙于生计外，总有一些人还能安宁地寻找内心的往复。在艺术的本体中探索所谓的暧昧、温和、伤感与幻境。这是绘者强调自我处境与某种传统笔法下晕染、参差的混搭，即使是观念的拼贴，也是绘者不断理解传统的反复的逻辑重建，这里有着韩非对现实的看着，有着他理解传统的角度，可能不是最直接的传统笔墨符号，而是一种对人生最深层的自我内蕴式的理解。正是如此，在韩非虚幻、梦境、温润的笔调中营造出一种黯然的忧伤，继而又泛出一层雍容，一层清淡。

很显然，韩非是现代新工笔的代表性画家。他理解的所谓工笔画，除了他的导师江宏伟所引领的灰调色彩、自然主义外，更多将新的构成、色彩赋予绘画的实践中，呈现出象征主义的倾向。这种新工笔的绘画性探索，使我们在看惯了往日的写实风格外，从色彩到造型，有种新视觉的满足。韩非多元性的尝试，让我们体会到他阅读经典的自我视角与高级的目光。

每个人对传统的理解，对传统的选择，意味着他所认知的审美角度。传统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意识，也就是说，时间在绘画上的历史意识常常以传统的面貌来呈现，所以有时我们看到韩非画面上的石雕和鸟的形象。这样冷色的灰色调的交融，实际是一种关于历史、关于时间的同构与融汇。

韩非渲染出的一层层迷幻的、散漫的场景，飘荡出隔世的风情，审美在这里既有着表面的梦幻的神秘的色彩，又有着心理思维上的裂变，这种超越于现实的描述暗合了一种生命状态。韩非的诗意藏在整个画面每一次的晕染中，他骨子里的江南深情在冷色调的语言中，在花飞湮灭中，在生命怅然中一次次飞过。不太言语的韩非，倒像是一个文弱的书生，即使他有着古意的畅想，也并没有拒绝现代的精致与雍容，如此，他的绘画才暗香芬芳。

蔓花缘壁起，香凝古殿深

——韩非工笔花鸟画新作印象

李安源

韩非的工笔花鸟画，是在一个展览的画册上初见，印象极为深刻。画面钩染精致，气息温润，略带几分冷艳，传达着一种小槽春酒、琥珀香浓的意境。后来，在江宏伟先生家中与画家相识，其人骨格清奇，温文尔雅，与那温柔画境倒也甚是熨帖。

工笔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偏重于写实的一脉，大凡历史上的名家里手，多能从形似的惨淡经营中跳脱出来，去撷取一种贯穿画面的韵律与生意，以求与自然的形态相契合。具体就工笔花鸟画题材而言，不唯在构图上巧妙裁夺分布，令物态低回呼应；线质劲爽流利，使物象骨法挺立，意溢象外；敷色浓艳淡泊，自显画家本性异趣。近代以来，受西画冲击，传统工笔画在造型、设色、形式等方面皆有取舍得失，得之形式，失之古意，或言形式泛滥有余，形质细味不足，格调与用心，不及古人远矣！就此画坛流弊，常与韩非议论，观点也颇为投合。

韩非的工笔花鸟画给我的印象，其特立者有二。其一是技术层面的娴熟，不论是构图布排、形状勾勒，还是基调晕染，其所塑造的物态皆尽显天真本色，娴雅可人；其画面色调以冷色偏多，色彩穷极变化，幽微深远，反映出画家捕捉自然物象的敏锐触角与驾驭画面基调的高超能力。其二为意境营造与性情流露。他的近作，构图十分巧妙，多将折枝花鸟与雕栏石砌相叠合，折枝是近距离的写实，花枝丰满，摇曳多姿，绽放出一派盎然生意。佛像雕塑浑朴虚化，虽作为背景呈现，实为画家别具深心的安排，以作为一种文化底蕴复归的征象，借之释放出一派拈花微笑的活泼禅意。尤其是，经由粉蝶牵引，令观者徜徉其中，不由魅惑此境似梦或幻？而将这两种意象相重合，虽为臆想制作，却很容易触动观者的怀旧情愫，将我们带入一隅古殿香凝、宁静致远的净界中。

细数起来，韩非从人物画创作闯入工笔花鸟画领域也不过三五年光景，其花鸟画新作，闺幽挾微，可谓曲尽造物生态，其艺进步神速之如此，又不禁勾起我对当代工笔画前景的乐观情绪。而韩非从艺的脚步，显然也是立足于对画史的熟谙于心而迈出的。

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艺术现代性

刘梓封

“当代”，充满着迷惑性与诱惑力，当其成为趋势与潮流之时，因目的性所驱使的对“即成样本”的追逐便会成为大家视野中的坐标，并因循其外在形式加以改良。在这个改良的过程中，作为实践者的青年画家往往会以丢弃传统作为代价，进而选择贴合于西方现代图式及语境为手段，最终导致其作品与固有的艺术脉络拉开距离。艺术的发展与进步显然不应该以“断筋切脉”作为标榜革新的注脚，思想意识形态之筋骨，文化体系之脉络，也并非一时潮流之趋所能更替转换。传统需要继承，现代性也需要加强，但要顺势而异，刻意而为地选择图式以及在艺术表达上的所谓当代意识流导向，对艺术的发展有弊而不利。

传统还是当代？看似是两个方向性的选择，但实则并无门派界限，也无清晰的标尺以作界定，关键是当传统邂逅当代，是将其做选择还是以此为参照。如果将“当代”视作类型，那么形式便会占据主体，传统沦为图式；如果将“当代”视作时代的品格与风貌，那么传统血脉依旧占据主体，当代文化语境则成为表现形式上的吸纳与借鉴。画家韩非用他的作品为我们诠释出了一个“保守主义者”面对“当代”这一问题时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在他的作品里你既可以感受到画面中所传达出的现代气息，同时又不难看出其结构主体仍趋于传统。画作的主题与内容依旧保持着中国工笔画的固有格局，传统的题材、平面化的构成、清新雅丽的敷色加之工巧细腻的笔法，都很好地展现出了传统中国画的气韵与精神。那细笔勾填的花枝，有着宋人花鸟画的精致韵味；那淡彩积染的秀石，带着古代文人式的风骨与情怀；而禽鸟孤立，侧身回首间，所传达的则是自然与人文的相偕。显然这些内在的表达根本没有发生转变，变的只是外在的形式罢了。

“当代”对于韩非的诱惑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以往的画作中不难发现，他曾于图式拼接、色彩结构以及画面布局等方面进行具有“当代性”的尝试与探索。但这一过程于他似乎是浅尝辄止的，他很好地将分寸掌握在内在精神表达之外，只是借由图式结构来标示其作品的现代性，以近于西化的色彩布局去迎合时代审美。这种分寸的把握需要很强的克制力，同时更需要技术性表现作为支撑，因为一旦传统绘画能力与技法在某一环节有所缺失，用以替换的往往是以形式为主体的当代文化语境下的手段。

韩非清醒地意识到，当代绘画的本质应在于依托传统展现时代的精神与面貌，并恰当而有节制地加以当代思考与审美意识，从而形成具有时代气息的画风。在他近阶段的一系列画作中，这种传统思想复归的念头显得愈发强烈。原本带有企图性的图式构成与图像拼合被进一步削减，具有制作性特质的洗染与细节上的敷色处理也被更具中国画所特有的表现性的线所取代。对物象自然形态的描写曾是其创作的主要方向，而其近期的作品则更多地趋向于从造型中寻新探奇，为画面的主体增加意趣，从而令其作品更具现代审美特质。

似乎是媒介的转换为他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其画作中以往的线似乎只是精巧细腻的，但却少了些书写性的自然与随意。而新作中对于主体图像的线的表达被加强了，那物象的身姿由此变得更加雍容、饱满。还有那净白莲花的叶片经脉以及衬托在虚化块面中的竹枝竹叶，因线条的爽利而变得坚实、具体，与背景的冷灰调子形成呼应，使得画面空间更具纵深感。色彩瑰丽的鸟羽总容易成为画面的焦点，这可以与背景的灰调子形成对比反差，但当这一形式手段成为惯势后，其可做的题材选择也相对会受到制约。还好他善于找到解决的办法，色彩结构从局部表现转向了块面，整体调性的过于平淡以线条来打破并做平衡，实与虚、浓与淡、坚硬与柔软互相调和，反倒使得整体效果更富节奏感。平面的、虚幻而影绰的、具体而写实的，三层画面就这样被巧妙地叠加在一起，相互支撑着，并不突兀与矛盾，这样的构成手法较之以往依托大块面构造出的透视关系反倒更加具有了现代美感。



暗香闲梦 176cm × 97cm 纸本设色 2009年

雨声如梦

韩非

雨声如梦，屋外玉兰树的叶片因雨水的拍打而飘起一缕轻烟，预示着大雨之前的炙热。我猫在画室的飘窗上，室内开足了冷气，眼前窗外的景象亦如此的清凉。

雨会让人遐想，会让我的记忆变得异常活跃。雨点散漫，倾落在四月的玉兰花上，蕴蓄的香气还在，如青藤般在我鼻腔里蔓延，记忆在哪里苏醒，如莲花开阖，淡淡地吞吐着。我喜欢下雨的感觉，绵绵软软的，如丝绒拂过我的内心。雨亦如打开记忆的钥匙，顺着那些蜿蜒的雨点，时光倒流，让不同时段的记忆在此时一幕幕地放映，眼睛变得迷离，多了一层雾气，不知是在眼眶里还是在心坎上。我隔着玻璃看到了白色的围墙，越过围墙，蜿蜒幽寂的小路的尽头，一棵碧桃正孤独地绽放着，我隐约看到了树下一个瘦小的身影正捡起一片一片飘落的花瓣，那花瓣渲染的淡淡的胭脂色上浸淫了一滴水珠，里面折显了一颗敏感而弱小的心。雨水冲刷出了小小的水沟，带走的些许花瓣流进了池塘里，也将我从记忆中拉回现实。

它远去了，那是时间不肯沉默的部分，雨水会在每时每刻把它唤起，虽然白色的围墙和那棵桃树已然不在了，但它们却一直建筑在我的回忆上。

笔新有源·色丽有质

——韩非工笔画之“意象”刍议

江苏省国画院副研究员

傅抱石纪念馆馆长助理

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

黄戈

工笔画在当下画坛着实挺“火”的，甚至有评论谓其为“现象”。在这样一种“现象”的背后，既有艺术本体发展的内在理路，也有社会风尚趋动的外在需求。抛开种种浮泛的“现象”，我以为若要真切地看清当下工笔画真实价值和实际意义，则需将其置于宏观历史脉络与微观具体个案中，梳理其脉络、分析其走向、审视其影响，并聚焦有典型意义的画家并加以深入研究，最后才能确定当代工笔画的历史定位和学术含量。

新近我看到韩非的工笔画，产生某种深刻印象：他的艺术观念取向与风格追求承载了当代工笔画的诸多因素，是非常好的一个研究实例。因为与那些业已成名的工笔画名家相较，韩非作为一个青年工笔画家在艺术语言的淬炼上更加执着、本真而富有探索精神，他的作品已经显露出未来风格的端倪和轮廓，所以对其的考察能够让观者更亲近艺术语言本体而没有过多非艺术本体因素的羁绊。源于此，透过韩非工笔画，我们得到的不是简单图像的描述和阐释，更大的意义在于“以一斑窥全豹”，即从一个青年画家的个案中折射出当下工笔画的一种看似矛盾实为权宜的学术姿态：一方面，当下的工笔画往往精心地与西方现代艺术的某些观念相裹挟，被人为地塑造成能够代表当代视觉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而另一方面，由于需要强调与西方艺术的差异和距离，体现出东方审美精神的独立与自觉，现代工笔画又时常被历史性地追溯到中国画“伟大传统”的脉络中，被贴牌在“民族性”标识下。二者相抵权且不论，就现代工笔画在当下画坛的情势而言，表面上势如洪流，画者之众如过江之鲫，而真正把握工笔画准确发展态势以及承载相应文化含量的创作可谓凤毛麟角。我之所以关注韩非的作品，不在于他技术上的娴熟以及图式上的新变，而在于他对工笔画中“意象”的理性把握和深入尝试，甚至有时是刻意追求，因为只有不断自省的分析 and 自觉的探索才能避免自我风格创建上的盲从而误入歧途。

我之所以特别对韩非工笔画的“意象”加以强调，在于对其画面本身的感知而不是纠结于传统或现代、西方或东方等人人为的理解套路中。它是通过画家审美的心理活动，寓情于象的物质表达。韩非画中的意象，不能等同于现实意象，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象征意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的“立象”是建立在“拟容取心”的基础之上，使得他的工笔画中有种懵懂的、莫名的情绪驻留在笔痕墨韵间，进而形成奇幻瑰丽、内蕴丰厚的心象。这里我又要多讲一点“拟容取心”这一美学术语在绘画作品中的实践含义。对于绘画作品来讲，所谓“拟容取心”就是在意象的营造中，把描绘对象的貌相与画家的情思结合起来，置于不同时空环境中，塑造以“意”统御下的“象”。这里的“象”是对客体表象加以筛选、剪裁、重组之后的“象”，是画家把适合自己情感表达的“象”从纷繁的表象群中剥离出来的，只保留与画家情感契合的貌相特征之后的“象”。可见，

韩非工笔构建的“拟容取心”之“象”就是心物交互作用下的“心象”，其主体条件即是想象与情感的结合，它们之间共同交融化合，形成象为意显、意因象绘，象意合一的“心象”。这一“心象”的实践方式即在于艺术构思的完满与创作冲动的迸发，达到“意象欲出”的程度时，画家就必须使用前人业已成熟或自我独具匠心的艺术符号及其组合，将“欲出”的心象表达为物质化的形式“艺象”，其绘画创作也就由意与物的构思阶段进入艺与象的表达阶段。这一艺术表达过程就是“艺象”的形成过程，画家使用的形态符号是就艺术符号，这些符号的自主形态愈加鲜明，画家的个人风格愈加突出，艺术价值就愈大。我对韩非作品的重视实际上就是我看到了不仅他在当下对“艺象”的精准把握，还能预见到未来其画风的完满自足。

质言之，韩非工笔画自然地流露出从“心象”到“艺象”的艺术轨迹，其自我内在的意象获得完整的现实形态。这对于青年画家是殊为难得的。因为我深深体会到画家的思想情感凝结为“心象”过程的艰辛，所以说画家通过天才与智慧把心中的“艺象”表达出来的创作阶段是需要胆识和毅力的。我在韩非身上清晰看到无论是“心象”的凝结还是“艺象”的表达，从根本上要显示出画家与天俱来的“窥意象而运斤”的独特创作思维，而韩非本人恰恰具备这样的素质，这真是上天对其的垂青与恩惠。在此我希冀他能运用自我的天资才情描画出未来艺术之路的锦绣前程。



花间影之一 步骤一



花间影之一 步骤二



花间影之一 步骤三



花间影之一 完成图 33cm × 66cm 纸本设色 2014年



花间影之二 33cm × 66cm 纸本设色 2014年



净界之八 33cm × 66cm 纸本设色 2014年



一花一世界·花开见佛 44.5cm × 37cm 纸本设色 2010年



一花一世界·云卷云舒 44.5cm × 37cm 纸本设色 2010年



清凉境界·五 65.5cm × 35.5cm 纸本设色 2013年



一花一世界·佛影拈花 67cm × 43.8cm 纸本设色 2011年



一花一世界·禅语闲心 33cm × 133cm 纸本设色 2010年



一花一世界·扑朔迷离 33cm × 133cm 纸本设色 2011年



